

味蕾上的年

张宗涛

小时候,你认定了风是有手的,树是会哭的,不是笑着的风把树摇晃,就是哭着的风把树逗笑。

磨灭不掉的印象是,一到年关,渭北高原暴躁的老北风就会把瘦硬的秃树欺凌得呜呜咽咽哭,听上去很断肠,这倒同妈妈们的心境很般配呢。年关将至,馍也要蒸,面也要擀,还想炸几个油饼、油糕、麻花、饅子、馓子,蒸几个蜂糕,捏几款花馍……一年到头,总该给娃们享几天口福吧,不然漫长的日月还有什么熬头?想做的太多,而瓦瓮里就剩下那么几把细麦面,既缺菜油,亦无蜂蜜,妈妈们从她们妈妈甚至奶奶辈儿传承下来的那些个特色厨艺,好些年派不上用场了,她们唯有把眼泪变成无词的受难曲从嘴角哼出来,那一声声哀吟,竟比窗外的北风还要幽咽。

塬面破碎、沟壑纵横的大彬州,那些个苦涩味道相当浓重的窑洞里,每逢过年,做御面便成为妈妈们弥补亏欠的不二选择。据说,御面这道吃食,原是周太王夫人太姜发明的,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因其工序,初叫淤面,后以其质白如玉,细腻似脂,改名玉面,又缘累代人贡皇室,便称作了御面,周迁岐后变为擀面皮,变为“呱呱”,成就了西府名吃。它只需要细麦面一样材料,难不倒妈妈的,而工序却相当复杂讲究,洗、淀、滌、炼、揉、搓、蒸、片、调,既能当主食,亦可作菜品,果腹的同时亦能充分滋润娃们的味蕾,差可托付妈妈的心意!

其实何来亏欠一说呢?那样缺吃短喝的岁月,爸妈含辛茹苦能把你们拉扯大,实在是天大的不易和报答不完的恩情,孺子才会孽生怨心呢。妈妈们觉着亏欠,那是一份深情,恨不能

砸锅卖铁,也想让你们因了富足而宽和,因了饱暖而温厚,因了精打细算和东挪西凑而懂得经营和进取,因了爱而学会爱。这是每一个妈妈的愿心。

妈妈们已经忙碌好几天了。穷年也得忙过,屋要清扫,衣要拆洗,馍须蒸够七天吃,擀的面需要吃初一、初二、初三,菜应提前一样一样切好、备齐……过年头三天最讲究祥瑞了,禁止使用一切利器,这是祖传的规矩。妈妈们讲不来大道理,她们唯有把年打扮成一场隆重的仪式,来培育禁忌、滋养性情、激励心气,再苦再穷也不潦草。

那是一年里你们最听话的日子,乐颠颠叠被、扫炕、抱柴火、拉风箱,能干不能干皆抢前抢后卖乖巧,动辄撒一串没头没脑的尖笑,银铃一般脆亮。妈妈攒眉瞪眼嗔:“把喜娃他妈奶吃了?”一句话倒叫你们笑得放肆,那是只能在妈妈心情大好时才敢有的轻狂。爸爸们这些天短了精神似的,格外谨言慎行,惜没声息地帮妈妈们忙这忙那,极其很反常。这时却仿佛要证明自己存在一般,中气不足地小声呵斥:“癫狂?”

妈妈们却笑笑的,很享受这份甜蜜。岁月把她们消磨得无比粗糙,穷困让她们不得不风风火火,可这几天却忽然温润了,鸡妈妈似的咕咕叫着拢团儿,傍晚时分,怕冻着把你们硬哄上炕,自个儿独在滴水成冰里抵抗寒冷。

昏暗窑洞里那盏小小的煤油灯上,灯花结了大大一个蕾,如豆的火苗光亮微弱。妈妈们的瓜葫芦瓢深深探进了面瓦瓮,狠狠一舀,是冒尖的一瓢,手一抖,再一抖,只剩下多半,噗一声倒进和面的瓷盆。瓷盆外两道篾

箍,油光光的,那是箍漏匠的手艺,很有些年头了。回头一瞅炕边上那几双扑闪扑闪的毛眼窝,索性又补半瓢,“啾”了一声,挽起袖子和面。

水瓮结了厚厚一圈冰,铁马勺舀水触碰着了冰碴子,磕碰碌楞响,听得人心里不由一个寒噤。妈妈们却在刺骨的冰水里,一点点雕塑着她的母爱。红通通的大手把面团揉得白胖白胖了,舀一大瓢冰碴水,哗地浇进去,瓷盆里就如卧了一条冻僵的鱼。妈妈们抓住那条鱼,一把一把揉搓,每攥一把,都如同攥着了满掌的鱼刺,扎心疼。可妈妈们连皱一下眉头都没有,如同她们在土地上劳作,得咬紧那些炎阳炙烤、风吹雨淋,霜雪欺凌,饥寒交困。妈妈们哼着悠长的曲子,调儿软软的,声儿酸酸的,双手交换着在刺骨的水里红通通游弋,一遍一遍地淘洗,沥出来的淀粉白花花的一如她们温热的乳汁。然而她们的手早成雪地里的胡萝卜了,一咬绝对对一个冰碴子。

倘有未归的游子,妈妈们揉洗面团时哼出的调子就满满的都是牵挂和盼望。年尽月深,该回来了,怎的还不见人影?妈妈们用最拿手的御面做召唤,催他们加快脚步呢。游子怎不惦着妈妈们的老御面,年年归来,哪顿年夜饭不是头一筷子先伸向御面,涎水在嘴里面扑噜扑噜猴急?

涂出的淀粉是要沉淀一夜的。人世间,物理人情两相通,比如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比如寒往暑来,苦乐轮回。流年只是过往,沉淀下来的才算精华。第二天天不亮妈妈们就起来了,她们把那些麦皮色的清水滌去,留下精华倒进锅里炼,握紧擀杖下力气搅。这时候是最不能心急的,必得文火,必得猛力,朴素的母亲深谙其道。是的呢,文火

熬的是时间,猛力下的是功夫,时间和功夫结合得恰到好处,才能让沉淀下来的精华一点点有了玉的质地,劲道、透亮,咬有咬头,嚼有嚼头。

妈妈额上渗出亮晶晶的汗珠时,寒冷便一下子有了夏日的热烈。擀面杖一提,拉还状一团,晶晶亮,是玉的颜色。一拍,不黏手,有了弹性,擀杖一挥,炼好的御面就弹跳到案板上,如同一只躬了腰的卧猫。妈妈们的动作麻利潇洒,是顶顶好看的舞蹈。

许多年后你不胜感叹,燃气时代的风尚处处透着功利,即便有人还用炭火、柴火,心也浮浮躁躁了,哪个肯花心思文火慢熬功夫?手工时代已经离场,机制成为生活标配。高楼林立、集镇热闹的大彬州,满街道现成的御面铺子,微信一扫,连用票子都嫌麻烦!

可妈妈们是绝对不会偷巧的,全身的力气都使到案板上,一遍一遍盘!好玉是盘出来的,好御面也是盘出来的。好日子是盘出来的,好人更是盘出来的。妈妈把她们这些慈爱里隐含着的哲理,一点点盘进如玉的面团,也一点点盘进了你们的心。出锅的御面真的是盘好了的玉呢,晶莹剔透,似乎一弹就会铃铃响,可做成挂件佩在心上的一刀刀薄薄地片好,调上汁,那已不再是简单的吃食了,那是妈妈们热热的心!头一碗必要敬献给天地祖宗的,那是朴素的敬畏和长情的感恩,深深影响着儿孙们天人合一的观念、血脉延续的伦常,生生不息。

站在岁月的岸边,回望时光深处那道凝脂一般的老御面,比玉透亮,比牛筋弹牙,比山珍海味要勾肚子里的馋虫。满满端他一碗,风卷残云般狼吞虎咽,那份酸辣鲜香、筋道绵柔,便恒居心头,是顶顶难忘的年味道,心中纵有哭泣着的树,也会让这味蕾上的长情给逗笑呢!

过年,你们就回来了

崔立

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过年,你们就回来了。”距离过年起码半个月,父亲的电话会不厌其烦地打来:“哪一天,你们确定了吗?过年,你们就回来了。”我不知如何作答。毕竟,离放假还早。毕竟,上海市与崇明岛之间,只隔了一道长江天堑,哪天回来都不用提前计划。我只能说,确定好和你说。第二天,父亲的电话又来了,同样的问题。挂掉电话,我不得不腾出时间去想,要不要请一两天的假早点回……

父亲还会打电话给女儿。寒假中的女儿学业依然繁忙,小山一样的寒假作业,还有外面的补课。父亲要打电话,我又不方便阻止,平时已经阻止过了。父亲往往是老三句,“我是爷爷。”“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呀?”“我在做作业。”“你可以不做作业和我说话吗?”“我在和你说话呀。”但父亲说,他和女儿聊什么都喜欢。

父亲有好多年的糖尿病,胰岛素都打了十年。前两年,我给父亲做了全面体检,没查出问题。但不知怎的,父亲越来越瘦,越来越没有气力。去年年初,父亲胃口不好,又咳嗽不止。社区医院看后,医生建议还是去市区医院看。适逢过年前几天,在上海的医院给他挂了住院检查的号,轮到也要过年了。

因为我们早早地回来过年,父亲说:“我这病好大半了,小山一样的寒假作业,还有外面的补课。父亲要打电话,我又不方便阻止,平时已经阻止过了。父亲往往是老三句,“我是爷爷。”“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呀?”“我在做作业。”“你可以不做作业和我说话吗?”“我在和你说话呀。”但父亲说,他和女儿聊什么都喜欢。

父亲踏实的笑,一度让我感觉,他是没有任何病的,连糖尿病都治愈了。他是好好的。

过年后,父亲顺利住进医院。检查报告如晴空霹雳般的结果,打得我措手不及。父亲后来问:“报告出来了么?”我说:“没大问题,主要是你身体太虚了,要吃药,要定期复查,再静养。”父亲说:“我说没问题吧,其实看都不要看的。”

后面是雷打不动地每个月来市区配药,父亲腿脚不便,叫了台车接送。父亲非常体恤地说:“你上班也辛苦,跑来跑去耽误时间。”还说:“过年,你们就回来了。”

父亲的病情很平稳。这是几次看诊医生说的。让我多少有些宽慰,也是母亲最欣慰听到的话儿。在崇明都是母亲照顾父亲。每次父亲身体不适,母亲都会说:“忍一忍,不是医生都说得很好吗?该吃药吃药,你在恢复中,会越来越好的。”

每个月,我能在医院见到父亲。我还会抽空回崇明看父亲。每次父亲都说:“我很好,你不用回来的,路上那么远。”又说:“过年,你们就回来了。”我静静地听父亲讲。不管离过年还有多远,每一天都在拉近日子,过了去年的新年,可不就是越来越近的下一个新年。

从春天,到夏天,再到秋天。父亲时不时给我打电话,也会给女儿打电话。我没再阻止。我和女儿说:“爷爷打电话给你,你就多和他说话几句。”父亲说过,和孙女打电话,他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去年秋天的一天,父亲离开了我们。哪怕已经快两个月,我还是没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再听不到那句熟悉的话:“过年,你们就回来了。”我为自己羞愧、懊恼。过去的二十年,我离开崇明去市区工作,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理由都是不容反驳的一个字:忙!我是真的忙到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今年,我们要过一个没有父亲的春节了。

盼年

任静

盼年,是氤氲在久远岁月的一种甘美味道,如今回味那些逝去的岁月,依然倍感亲切。

儿时,年味似乎是循着腊八节来的,当我们围坐一起喝过腊八粥后,年味便越来越浓了。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便忙碌起来,做年夜饭,卤豆腐,打扫屋舍,糊窗贴年画,浆洗被褥,小孩子帮不上大忙,递东递西总是可以的。我们乐颠颠地在大院里跑来跑去,给奶奶家送几块豆腐,去嫂子家拎一筐萝卜,去街上打几斤酱油,帮妈妈提着要卖掉的年货朝集市赶去。

到了集市上,母亲将带来的几只鸡摆在农贸市场显眼的地方,任我由着性子满大街转悠。集市上的年货可谓应有尽有,有招财进宝的娃娃年画,有随风呼呼转悠的风车,有上了发条在地上蹦个不停的蛤蟆玩具,有各种衣服布料,更有琳琅满目的风味小吃,卖碗坨的,卖年糕的,卖煎饼的,还有推了车子草捆上插满冰糖葫芦的,屁股后面跟了许多馋嘴的小孩儿。卖鞭炮的摊前,围了不少人,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这些人赶紧捂着耳朵疾步退后,巨响过后,涌来更多的购买者。我怕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便躲到远远的对联摊前。卖对联的老板戴一副厚厚的眼镜,一根绳子上夹着一副副对联,挂在空中,鲜红的对联迎风招展,有用黑墨写就的狂草,有烫金描金的楷体。有位老奶奶买了一副描金对联,让我帮她念:“年年顺景财源广,岁岁平安福寿多,横批:吉星高照。”奶奶听了乐得合不拢嘴,连声夸赞。

盼望过年,总有些五味杂陈的感慨萦绕心头。在我们童年的印象中,过年除了盼丰盛的食物、漂亮的新衣服,让我们留恋不已的就是一股浓郁的年味,挥之不去。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包饺子、喝酒、聊东聊西,享受团圆的温馨,窗明几净的家里充满了祥和气氛,多了笑声和宽容——在中国最传统的节日里,人们相信年初的几天预示着一年的吉凶,所有的烦恼、责骂和批评都要等到过年以后再说,所以过年的快乐是最肆肆和放松的。

楊家嶺



辞旧迎新

张超 摄



花式过年

高志华

不走亲戚不待客,咋样过一个年味越来越浓的新年?

今年过年,我仍在深圳。女儿发起的花式过年,已有三次:山东驴肉,湖南腊肠,四川柑橘,洛川苹果,合阳花馍……快递一箱一箱地堆到客厅了。还来得及喘口气,门铃又响了。老家渭南的苞谷糝到了!摞起的箱子,是快过年的脚步。而一想到熬得黏稠、上面一层黄亮亮油皮的苞谷糝就油泼辣子红萝卜丝的味道,止不住就咽口水——那油香,是和乡音乡愁搅在一起的年味。

儿时在下乡过年,看到父亲狗皮帽子上堆着雪花提一个猪头回来,便凑上去用指头按一下。哥哥架着胳膊肘端一盘冒着热气的豆腐进门了,就嬉笑着扣一块填到嘴里……

贫穷时短缺的年货的年味,总有七分苦寒和孤寂。富裕时丰富的年货的年味,则有九分欢快与欣喜,一分则是儿女们一年来辛辛苦苦的汗水。这年味,先随着年货飘进嘴里,钻进心里。

以酒店为圆心,吃饱喝好,驾三四辆车,坐不上车的打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随心所欲、随声附和地到周边二十公里左右的景点去游玩。不仔细打听,一行三十人左右,扶老携幼,说说笑笑就出了门。

年味渐浓,还来自皆大欢喜和童心童趣的热闹。热闹自“圆心”始。前年,腊月二十九,一进喜来登酒店放下行李,我就喊俩小伙子在大门口贴上火红的春联:塞北雪梅开,和风新年开花艳;江南春潮扬,顺水大船扬帆远;横批:五谷丰登。

三十年夜饭刚开宴,我女儿她姨表妹的小儿子二宝,才两岁多,便手举一个巧克力绕餐厅跑起来,边跑边喊:“yijia, yijia, yijia!”问其父儿子喊啥,答曰:“兴奋了,胡乱叫哩!”

大家兴致高了一个足球爱好者说:“二宝喊的是意甲意甲意甲,长大准是一个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一中文系大学生说:“二宝喊的是一家一家一家,欢呼我们是亲密的一大家子人呢!”

吃过年夜饭,不远处的鞭炮声已

响成一片。烟花透过门玻璃绽放明灭。大家都急匆匆奔后院去看烟花。不料,我的一个晚辈一不小心,跌倒在刚进后院的一个水池里,全身湿透。好在他身手矫健,迅即爬起来站到池边,地上顿时滴了一摊水。平时全国到处奔波的同辈中年汉子笑成一团,有的说:“好兆头,水就是财,今年必定大发!”有的说:“我看到刚跌下去是想要蛙泳,但马上改狗刨了!”他自我解嘲道:“池子太小,没法展示游泳的才艺!”

初二大家去逛一个古镇庙会。虽有油炸臭豆腐锅里蒸腾的热气,手摇呱呱叫的青蛙,终不过就是人挤人的热闹罢了。曲终奏雅。不成想在要返回的时候,街边小广场上出现了一景:一六十多岁的老者,脸上戴孙大圣面具,头戴一顶雄鸡翎束发冠,身穿斑驳的黄帝黑点的猴皮装,挥转金箍棒,逗得观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一边喊着借租行头。

我属猴,霎时来了精神。穿戴好孙行者的行头,以手加额,做孙悟空腾云驾雾状。晚辈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回到酒店,我发了朋友圈,赢得一片祝福。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这热闹凑的,开心!

过年的热闹,既有亲朋好友的热络气,主要还是放松一年来身体的疲惫和心里的焦虑或焦灼。

大年初三,大家在惠州西湖分头游玩时,我走进了东坡纪念馆。

苏东坡是我无限敬仰的大文人,一是在他在诗文、绘画、书法等方面的天赋及巨大成就,二是他耿直率真的性格和人品,三是他为民造福的美德。苏轼任凤翔府判官时,疏浚东湖,种植柳树,建亭搭桥;任杭州刺史时,疏浚西湖——此两地有职有权,固可赞颂,而贬谪惠州时,身已老迈,无权无势,还建议僧人主持,疏浚惠州西湖。为着两岸的交通往来方便,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并动员弟妇史氏捐出“数千黄金钱”。更难得的是他亲自与民工为伍,巡视施工进度,监督施工开支。西桥竣工后,与全城父老欢度三日以示庆祝。四是在被一贬再贬的苦难中,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豁达的精神境界。

嬉戏热闹的年味,像轻轻飘过的一缕缕彩云,使人欢快,又如雨中春韭,让人耸鼻。而既穿越历史又映照现实世及人心的东坡纪念馆里氤氲的静穆古典气息,则是我心中醇厚绵长、最浓郁的年味。